

張江陵為政語錄

序

中國士習人情。樂因循而惡更張。好議論而鮮實濟。朝士大夫習于優容苟安。軟熟和同。見有慷慨激烈者。則相與議其後。去之惟恐不速。此政治之所以日卽腐蠹。稀能振起也。夫時移勢異。樸散俗澆。無爲而治。非所以語于今日。矧三王不相襲。或尙忠。或尙質。或尙文。要出于扶偏救弊。俾反正道。故董仲舒曰。三代之治。如循環然。荀子法後王。謂其近而察也。顧俗儒泥之。務斤斤于王霸之辯。儒法之爭。見有任法圖

強。綜覈名實者。必曰此雜霸之學。變亂祖宗之成法。韓非以之被醜。商君以之車裂。王荆公以之忤時。張文忠以之賈禍。其幸而免者。管仲、子產、諸葛亮、胡林翼、數人而已。而說者猶以其不行王道而任刑法。相與非笑之。試使若輩自當機軸。總握鈐衡。則亦惟有束手無策。坐視天下之敗壞耳。故政治者。力行之事也。徒尙空談。既不足以與於輔世長民之列。而從容養望。無所事事。亦不足以治國平天下。至於以媚嫉之心。持庸衆之見。遇事抵排。惡其害己。則其爲禍於

國家正人。更有不堪言者。商韓王荆公之往事。無論已。卽如張文忠。其所以殫精竭慮。明法飭紀。弼成萬曆十餘年之治。不可謂非有功於明室者。而衆毀交乘。卒至禍發身後。此何故與。文忠固已豫言之矣。其乞鑒別忠邪以定國是疏曰。臣賦性愚戇。不能委曲徇人。凡所措畫。惟施一槩之平。法所當加。親故不宥。才有可用。疎遠不遺。又務綜覈名實。搜剔隱姦。推轂善良。摧抑浮競。以是大不便於小人。而傾危躁進之士。遊談失志之徒。又從而鼓煽其間。相與慫慂擻嗾。

冒險釣奇。以覬幸於後日。爲攫取富貴之計。蓄意積慮。有間輒發。故向者劉臺爲專擅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夫專擅阿附者。人主之所深疑也。日浸月潤。鑠金銷骨。小則使臣冒大嫌而不自安。大則使臣中奇禍而不自保。明主左右。旣無親信重臣。孤立於上。然後呼朋引類。藉勢乘權。恣其所欲爲。紛更變亂。不至於傾覆國家不已。世人多尤文忠爲意氣用事。晚年流於偏恣。遂至敗家。而不知凡任法致治者。其結果必爲小人所構。縱不偏恣。人且以是誣之。豈獨

文忠爲然哉。余嘗尋繹其書。見其赤心爲國。不避嫌怨之精神。足以救衰世之敝。而實事求是。不驚空談。尤足以爲今日之法。故錄其要語著於篇。使從政者。得以取鏡焉。雖然。政有體有用。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立體也。詳於名物度數。所以資用也。世人言治術之書纍纍矣。而布帛錢穀之數。簿書期會之法。恆有不能語其概者。則亦空談之流弊也。文忠身秉國鈞。其言皆自閱歷中得來。與端居臆度者。固自不侔。其裨益吾人之身心。亦較他書爲切。願余尙有不能已於

言者。則以文忠之所示。足以備爲政之體。而歷代制度之因革。與夫今日國計民生之實況。尤當加意而審察焉。庶乎本末悉具。體用兼資。坐而言可以起而行矣。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張厲生。

張江陵爲政語錄

古之君子。終始典于學。居則學于父兄宗族。出則學于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間之。

贈先學生石菴

率朝邑叙

夫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何替之有。

同上

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

譬以什計也。閒僻之地。事簡而慮優。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爲人上者。又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倜儻卓犖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也。

贈荊門守黃君陸開封貳

序守

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如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

贈水部周漢浦
樵竣還朝序

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驚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

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同上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伺上之釁。謂之曰民蠹。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干謁以撓正。謂

之曰權櫛。此最大患也。

贈袁太守入
覲奏續序

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洽。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卽如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

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同上

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因聖

賢之所資也。同上

勢激者易成。願得者易與。同上

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同上

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礱琢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琅當代。焜

燿千禩者。咸於困踣中起之。誠非倖也。送南大先生赴賜

留都考
功序

大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驚空言者辨而無當。贈德羅

擢守寧
國叙

推心以敷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

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協之。義罔不從。同上

質直守正。恢之以容。節廉澡潔。膏之以惠。木訥愿樸。

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賀少司寇最序傳

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

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

壽襄王
殿下

兵寧拙速。未覩巧之遲也。

種蓮子
戊午稿序

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

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

於是以述其梗槩。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

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

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者

以此。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三。撮之則一。德與功

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傳也。

辛進士
題名記

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盪之道。似易而實難。室已
圯而鼎新之易也。鳩工庇材而已。惟夫將圯而未圯。
其外窿然。丹青赭堊。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匠石顧
而欲振之。聞者必以爲多事而弗之信。其勢不至於

大壞極敝不已也。

京師重建
貢院記

夫論治者怠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
之而毋怠。則自不至於廢而可更。同上

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爲不朽。

司禮監大監馮
公預作壽藏記

夫人材之汗隆。由于風俗。乃風俗亦賴人材以成。襄陽

府科第
題名記

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彊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同上

夫財不足則爭。信不足則僞。爭與僞。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卽有大姦盜。莫之敢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爲天下慮者。毋

使至於不得已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惟在拊

循愛養哉。

荆門州
題名記

蓄基厚則發之必弘。嗣德昌則培之愈固。

承天大
志紀贊

天下未有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

者猶將爲之。

勅建
碑涿州
文州

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用不窮。無不得則

其欲易恣。而反至於困憊。

人主保身以保
民辛未程論

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
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置

承乏。不曠天工。

論時政疏

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天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其以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謂義。

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猶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怨憤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誤乎。是故學者。亦唯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義命說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

舛。有頹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
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
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
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辛未會試
程策三問

法制無常。近民爲要。古今異勢。便俗爲宜。同上

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
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
泄然以爲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
操切也。相與務爲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

畫諾之悖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爲易。今法之所行。常在於卑寡。勢之所阻。常在於衆彊。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

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爲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在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同上

母不事事。母泰多事。祛積習以作頽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同上

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于天者也。養繇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儻。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爲恢宏奇儻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闕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易摧也。鈛如鎔邪。不敢以言利。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蒼蔡。不敢以言智。懼其筭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躓也。煉之至精。而斂之至密。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

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矣。同上

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應。弗膠於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澤。驀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同上

夫人心之所以不虛者。私心混雜故耳。送起居館講
太寶箴記事

太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畢也必巨。日之

方升。其光煜煜其氣蒼蒼。至中天而後光明炫曜。至於中則昃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淡。其狀蓓蕾。至盛開而後鮮艷馥郁。至於盱則萎之漸也。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太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盛而亟反之。雜著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同上

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鬪一時之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

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漸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同上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同上

君子爲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

勿使滋蔓。蔓難圖矣。同上

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上之心。順也。險夷閒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擇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怨讟任之於己。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牧。順也。然是道也。事明主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同上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同上

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卽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同上

人之才性。以平淡爲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絕倫。皆彩色華艷。滋味醲厚者也。同上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同上

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驚爲拙直任事

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闕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闕也。同上

右文集

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睽貳。正己

以振威稜。

與蘄遠
督撫

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

與蘄鎮
督撫

築臺守險。可以遠哨望。運矢石。勢有建瓴之便。士無
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爲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

督答
譚總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

答潘伯施恒齋

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真見其事理之當爲。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害之所在。而喜爲款言臆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曉曉而不可止也。

答蕪鎮督撫

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答蕪鎮王鑑川

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誠督率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呶呶之口。不攻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當虜。卽有損失。人能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也。答薊鎮總督譚

華二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與薊鎮巡撫

臨敵易將。兵將所忌。答兩廣督撫

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爲先。廉且能上也。卽不

能兼。且先取廉者。答兩廣李藩

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答河

院胡
玉吾

書稱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答南學
院周乾明

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不求兵

而兵足矣。

答荊鎮總督王鑑川

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有濟。

答總憲山憲

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因其教可也。何必

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宣大
巡撫

近見督府察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言皆過激。天下
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務求其當。奈何

忿爭如此。

答臺長
蕭兌

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

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

答兩廣
殷石汀

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命。
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己意耳。嗟

夫、天子猶不敢以己意生殺人。況人臣乎。

謝答南司寇
秦東寇

大抵財用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

自寓其中。

答楚按院
陳燕野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

可。

答兩廣
總督

昔人謂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以爲名言。惟預修戰守。常存儆備。則不容

頃刻少忽耳。

答總憲
朱龍崗

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徂小利而無遠圖。此二

語最中邊吏之膏肓。今欲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

云。終成畫餅耳。

王答督撫
鑑川

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

堅。俱屬無用矣。

汝答趙
泉

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

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

馬答注司
南溟

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

吳答司馬
堯山

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

與蜀撫
曾確菴

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義。餘皆非其所

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

患矣。

答孫保立亭撫

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構。數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朝廷厯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郭答華巡溪撫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卽今日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

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爲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吾亦歡喜施與。况詆毀而已乎。堯答吳山

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

張答總憲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

云。乏才誤矣。

李答問
李漸菴

攻險之道。必以奇勝。

曾與
確蜀
菴撫

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爲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

從而理。

答荆南道
施華江

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

昌于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

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

之重而讓之皋陶。叮嚀反覆。惟恐皋陶之不已先也。

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

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與河漕
萬兩溪

古人去之日如始至。

與川王
鑑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故揚。廣中患不在

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

氣日索。

石與
汀般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苦窳。又近年
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
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蠶興。實績

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

與李
大
漸
甚

大抵南賊譬之蔓草。剗盡還生。從古已來。經略南方
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盪平之功。其勢然也。今當申
嚴將令。調益生兵。大事芟除。見賊卽殺。勿復問其向

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

睨矣。

石與汀般

兵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安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奸宄。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傳遠。宜以密用。前喻嶺賊如蔓艸。難以盡拔。唯旋生旋除之耳。

石答汀般

君子爲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免繩之。

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答趙汝泉

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實嚴行。乃爲

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答總憲吳太恒

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在從容綏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尙在。良醫當此時。正宜消息。綏之則孽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曾答蜀樵確菴

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

不振。法度不行。答廣西巡撫郭華溪

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與荆南道府二

公

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

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與揚山

宋

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尙求爲可繼。

金答湖方

賄政之弊易治。姑息之弊難治。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砥姑息之政也。答應天巡撫宋陵山

制虜之道。惟當視吾備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

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

答陝西督撫石

菴教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

吳答少參道南

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

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

河答

道徐鳳竹

易卦頤中有物。必嚙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

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嚼其物。去其鯁。

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

答山東撫李漸菴

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

王答西馬

有功必叙。有勞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

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

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

吳答瓌督洲撫

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答河道徐鳳竹

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

答總兵戚南塘

古之聖賢。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

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

陸答
五奉
秦常

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窒。雖棄地勿惜。碍衆勿顧。庶幾有成也。

答
河
道
吳
自
湖

昔年撫賊。率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

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

督答兩廣撫

是非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枉者。豈可徇人以爲毀譽。

鄭答巡撫
範溪

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督答
方薊遼總
金湖

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

張答
心總督
齋

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卽爲動搖。譬之低棊。隨

敵嚮往。應手卽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觀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

總與

金督湖方

行法在人。又貴因地。

向答楚按院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舉。非虛語也。

吳答河道

夫疆場之間。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于大計未損。

若遇有事。卽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

答吳環洲

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業乃昌。僕今不難破。

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爲之分
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惟有力竭而死

已矣。

答總憲
李漸菴

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
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窘于國用之繁。而虧于士
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國用果繁。爲士
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
者。又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尅上剝下。以厚自
奉。可勝嘆乎。願積習沉病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

李答
漸憲

主持公是。摧抑浮枉。

龐答
惺撫

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畎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

葛答
與憲

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

其用命也。

答
督
劄

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爲非者。惟夷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

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周答憲長

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

於門巷。馴良之穉。見旌于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疎縱爲德。及懼于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爲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效其功能。不肖者亦免于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尙威猛。而孔子稱之曰。

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龐答闕菴

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之所爲聖者。亦

不外此。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戡亂非難。已亂爲難。答兩山廣

大抵修內治。飭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視外

夷強弱。以爲緩急乎。答漢王疑齋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卽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

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爲學者也。僕願
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爲功。以崇尚本質爲行。以遵
守成憲爲準。以誠心順上爲忠。兔魚未獲。無舍筌蹄。
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爲不足學。而輕事詆
毀。毋相與造爲虛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司答南成

石厝平

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
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
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于力排衆議。居中握算。則孤

之責也。

空答吳道湖

利于公者。必不利于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孤數年以來。所結怨于天下者不少矣。儉夫惡黨。顯排陰賊。何嘗一日忘于孤哉。念己既忘家徇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孤不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

河答

漕院
林雲源

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人不以爲非。諸葛孔明言臣死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

以負陛下。孤雖不肖。竊願爲之執鞭焉。洋答山

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雷答司空

任人責實。信賞必罰。劉答兩齋

守堂奧者。必于門外據險厄要。乃爲得策。劉答兩齋

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啗之。

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爲盜。同上

孤竊窺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

學者。則利而已矣。烏足道哉。

答鄧
潘伯

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屑屑苛擾也。

答南

司成許
海嶽

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

答福建
撫耿楚巡
侗

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

心者。

答總憲
吳近溪

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

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

劉答兩廣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
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
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
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

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

撫答福建
耿楚侗

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銛鉏

既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

劉答兩廣

夫人有賈譽于一時。而淪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

南答

守備許
樞使

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

可使也。

答撫耿楚倬
輻建巡

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驅之也。司道

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矣。督府之取與

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

答劉兩廣
疑齋

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頽靡懦熟。剝削

以事結納者也。

答劉
疑齋

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於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已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

知者。

答 潘 伯 滄 賀 卷

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寢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答 周 宗 侯 亭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

答撫
福建
楚巡
侗

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若果冤枉。

宜從辯豁。

與楚撫
見峰院

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閔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艷。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蕪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况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

按湖廣
朱謹
吾

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

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士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劇處。虛心受善。慎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

妥。不妨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者同甘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衛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

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

答總兵戚南塘

宦海茫茫。萍踪遇值。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答潘伯濬浮言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

者。

答南學
院李公

夫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己也。而人謬以知己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己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己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已。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

巡答
張撫

激濶

爲將者亦不專取勇敢。撫綏士卒。繕治甲兵。必廉而

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寧足賴乎。答宜大
巡撫

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

己愛民而已。

答應天
巡撫孫小溪

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
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能領衆。天下日益多事。而朝

廷體統亦甚蕪矣。

答總督
張峴

僕凡處事。初無一毫成心。理之所在。舍己從人。亦無
一毫係吝。况邊事關係甚重。須彼此虛心商量。又不

可謂事出鄙見。黽勉相從。不復質論也。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導民以行不以言。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不用命。則士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鄉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吏治亦然。科條既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熟。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卽欲今之爲吏者。皆龔黃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效。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

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

答蘇松巡撫張濂川

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

答蘇松巡撫曾公士楚

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

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督答鄭三範溪總

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

復何言。徐答存上齋師相

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

同上

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

才者能之。示季子懋修

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

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
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
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
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蒸。風
俗長厚矣。

謝病別徐
存齋相公

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

盡他寶。終非己分耳。

啓孟司
馬雙江

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
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於屢照。其體寂

也。虛谷不疲於傳響。其中竅也。今不於其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愈勞愈敝也矣。

同上

銳始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

答中丞孫槐溪

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己。任運推移。惟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有所召。斯臧倉之詬得行。倘德在予矣。卽向魑之難何懼。若乃齊冤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上士玄同之軌也。

答白川劉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易所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

乃可亨耳。

西答胡劍太史

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近答羅

宛陵尹

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於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同上

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寄高孝廉元谷

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同上

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荆棘生焉。弟則以爲今日

扞禦之後。綏懷爲急。如苦劑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
馴取途。又惡殫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
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府答閩中開
汪南溟

蜀地巖鄰番。其民僿悍易動。大抵綏之則靖。擾之則
亂。怠則頓網詭術。急則鳥驚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

治治之也。

府答
劉中開
譚二華

右書牘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

陳六
事疏

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
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
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
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
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
貳。動見譎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
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同上

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
悉從曲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

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亂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

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同上

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同上

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

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同上

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同上

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鬥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同上

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難聽。於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請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言路之通塞。實天下治忽所關。請宥官疏言

秉公爲國。不恤其私。乃謂之忠。謝召見疏

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請戒疏論羣臣

事必專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纂修事宜

疏

編撰之事。必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

能成書。同上

夫因其有罪而逮問之。既足以破奸宄之膽。念其先

功而寬釋之。又足以彰肆赦之恩。議處黔國公沐朝弼疏

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欽哉。屢省乃成。蓋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不難於聽言。而難於言之必效。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覈之明。人懷苟且之念。雖使堯舜爲君。禹臯爲佐。恐亦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請稽查章奏隨事
考成以修實政疏

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覈吏治。

請定面獎廉
能儀注疏

賞慶之典。激勸攸關。必當其功。乃可服衆。

遼東大
捷疏

安民之要。在於知人。辨論官材。必考其素。

進職官書屏疏

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

勝。

論邊事疏

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

同上

古之聖賢所最惡者。讒言亂政之人。大舜曰。朕疾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大學曰。惟仁人放流之。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良以讒說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其意不過欲誣害良善。

以洩其怨憤狠毒之私。而其害乃至於覆人國家。故

雖以帝舜之仁。孔子之聖。猶畏而惡之如此。官乞宥言

致理之道。莫要於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

安邦固。卽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

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

民。又必加意於牧民之官。請擇有司。通賦以安民生。

人之受享。各有分量。受過其量。鮮不爲災。譬之雨澤

所以生物。過多或反。有傷。甘隲所以養人。太飽亦能

致疾。再辭恩命。再辭恩命。

欲貴雖人同情。履危良亦可畏。與其貪得以速咎。何如自抑以圖存。同上

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
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歲已久。敝壞當
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於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

於其可已而巳。謂之侈。二者皆非也。請內工停止

古之節士。感遇知己。然諾相許。至於抉面碎首而不
辭。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猶不矜其能。不食其報。况君

臣分義。有不可逃於天地之間者乎。纂修書成
辭恩命疏

康誥曰。惟迪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
潛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
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
以罪。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於泯滅而壞亂。必須
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論決重
囚疏

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同上

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
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同上

受非常之恩者。宜有非常之報。乞恩
守制疏

人之大倫。各有所重。使幸而不相值。則固可各伸其重。而盡其所當爲。不幸而相值。難以並盡。則宜權其尤重者而行之。同上

古人有銜哀赴官。墨綬從政者。有金革之事則可。同上

人之才識不甚相遠。顧上用之何如。三制疏守

夫聖賢之學。有遜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人臣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爲之。况區區訾議非毀之間乎。乞恢聖度宥慈

蒙以全
國體疏

父母愛子。必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乃爲真愛。子於

父母。必服從其教訓。不貽父母之憂。乃爲至孝。守乞慈

疏諭

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請宗

藩事
疏

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

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必至者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

請罷織造
內臣對

事必揆諸天理之當。卽乎人心之安。乃無歉恨。所謂

求仁而得仁者。辭考滿
加恩疏

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歸政乞
休疏

事必專任。乃可責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緒。

請專官
纂修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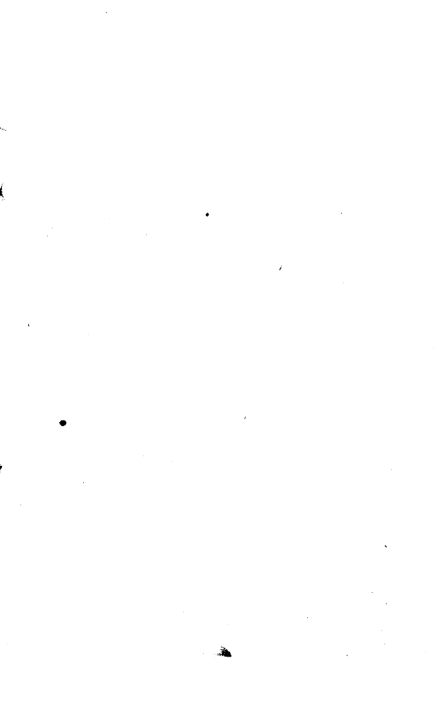
夫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爲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

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扑窮民。賤其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布德施惠。當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

歸於下。怨歸於上矣。同上

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再懇生還疏

右奏疏



附錄

明史張居正傳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爲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居正爲人頎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沈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

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遷右諭德。兼侍讀。進侍講學士。領院事。階代嵩首輔。傾心委居正。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錄總裁。進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五品。

僅歲餘。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高拱以很躁被論去。徐階亦去。春芳爲首輔。亡何。趙貞吉入。易視居正。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拱。俾領吏部。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春芳尋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貞吉殷士儋皆爲所搆罷。獨居正與拱在。兩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贊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國太子太傅。六年滿。加太

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初徐階旣去。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喉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爲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誚居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與居正所善中人馮保、郟穆宗不豫。居正與保密處分後事。引保爲內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卽位。保以兩宮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爲首輔。帝御平臺。召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

繡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虛日。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羣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當尊崇兩宮。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竝稱皇太后。而徽號有別。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居正以竝尊。居正不敢違。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兩宮遂無別。慈聖徙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居

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之。居正擢用其子。馳使縛之。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鋼之南京。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

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治。居正謫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悅保。而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調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又敕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削其職。御史傅應楨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羣擁入獄。視具臺饘。亦逮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捷。居正方引故

事繩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職。已卒戍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當是時太后以帝沖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呂調陽莫敢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俺答款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

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
淩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
允往撫。卽定。故世稱居正知人。然持法嚴。覈驛遞。省
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
無別。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
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羣盜蝟起。至入城
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
吏必黜。得盜卽斬決。有司莫敢飾情。盜邊海錢米盈
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

捕其家屬。盜賊爲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恤也。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宮。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託。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幣。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宮賻贈甚厚。戶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臯、吳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

爲不可弗聽。吏部尙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爭之。皆坐廷杖。謫斥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

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涑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爲僉事。時帝顧居正益重。常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乞歸葬父。帝使尙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葬畢卽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內閣員。詔卽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禮部尙書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强素迂。

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飭廚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調陽益內慚。堅臥累疏乞休不出。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

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時帝漸備六宮。太倉銀錢多。

所宣進。居正乃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帝復令正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灾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

有所蠲貸。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
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
充。而豪猾率怨居正。居正服將除。帝召吏部問期日。
敕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
使中官張宏引見慈慶慈寧兩宮。皆有恩賚。而慈聖
皇太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侍宴。帝初卽位。馮保朝
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卽以聞慈聖。慈聖
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
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孫海客用等。導

上遊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嫌保居正矣。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

崇孝敬。曰端好尙。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
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
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
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
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
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
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
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居正自奪情

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亡何。居正病。帝頻頻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竝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

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尙書潘晟、及尙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以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蔭一子尙寶丞。以大婚加歲祿百石。錄子錦衣千戶爲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

歲祿二百石。子由指揮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諡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調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奸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鉅萬計。帝疑居正多蓄。益心豔之。言官

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諡。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遷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搆遼庶人憲嬾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邱楫。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誠等將至荊州。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遜避空室中。比門啟。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

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啟愚以舜禹命題。爲居正策禪受。尙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呂出外。啟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終萬歷世無敢

白居易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鄒元標爲都御史。亦稱居易。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易冤。帝令部議復二廕。及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論復武廕。併復敬修官。帝授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議敬修事。尙書李日宣等言。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彌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復敬修官。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

奉敕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敵指揮僉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崗。永明王用廷臣薦。改授同敵侍讀學士。爲總兵官劉承蔭所惡。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敵尙寶卿。以大學士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務。同敵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敵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敵。大將王永祚

等久圍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敵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虛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敵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敵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敵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閱四十餘日。整衣冠就刃。顏色不變。旣死。同敵屍植立。首墜躍。

而前者三人皆辟易。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廕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荊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贊曰。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墜。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